

王绍新 著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王绍新 著

#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 王绍新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500-6

I. ①隋… II. ①王… III. ①古代语法—数量词—  
研究—中国—隋唐时代②古代语法—数量词—研究—  
中国—五代十国时期 IV. ① H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0340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王绍新 著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500-6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7 1/4

定价: 95.00 元

## 老树春深更著花

——序王绍新《隋唐五代量词研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都是学术前辈为后辈作序，而我作为学生辈，为王绍新先生的著作作序并不合适。但是我终于接受了这“不合适”的任务，其一是她诚意邀请，却之不恭；其二是我曾经做过“拷贝型”量词的研究，对量词问题确有兴趣；其三是拜读绍新先生的论文论著，多受启发，有话想说，有话可说；其四是为她的学术精神和人生态度所感动，作序也是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

据我所知，王绍新先生对于汉语史的学术兴趣，始自大学时代。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级学生，当时北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分语言、文学两个专门化，1958年她进了语言班，同学有何九盈、何乐士、程湘清、洪诚玉、施光亨等名家。他们走上汉语史研究之路，都有一个直接原因：他们班曾在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指导下参加编写《汉语发展史》，受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洗礼。

大学毕业之时，绍新先生被选派为出国汉语储备师资，在北大东语系进修了三年阿拉伯语，于1964年开始在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刚站讲台之时，经常发现一些看似简单但却解释不清的难题、怪题，她勤于思考，在课余撰写了一系列从教学实践出发的现代汉语词汇、汉外对比及偏误分析的文章，如《从阿拉伯语的语音特点看阿生的汉语教学》《从“难译词”看汉语词汇的

表现力》《谈谈后缀》《从两部文学名著看现、当代汉语词汇的差异》《超单句偏误引发的几点思考》等，这些文章受到语言学界和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好评。

绍新先生说：“由于职业关系，我搞汉语史方面的研究就像个票友，没有舞台、没有剧本、没有剧团、没有演出任务、没有练功时间，全凭对这个行当的癖好，忙里偷闲，个中滋味，一言难尽。”但实际上她在汉语史领域的耕耘很深，绝非“票友”。她的汉语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时代跨度大：远及上古，如《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近至当代，如《〈红楼梦〉词语与现代汉语词汇的词形异同研究》。二是研究领域宽：语法研究涉及助词，如《“得”的语义、语法作用演变》；语气词，如《从稼轩词中语气词的运用看宋词与唐代近体诗语言的一点差异》；复句，如《稼轩词复句说略》。词汇研究涉及构词法、词义及词形，如关于《红楼梦》词语与现代汉语词语间的同素反序现象、词义与词形异同比较研究的三篇文章；术语，如《〈天工开物〉术语研究》。三是点面兼顾，既关注某一时代词汇的总体特点，如《〈尚书·周书〉中所见周初书面语词汇的几个特点》，又能将观察深入到点，如《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在汉语史领域术业有专攻，钟情量词研究 30 余载，收获颇丰。她发表的第一篇量词专论是 1989 年的《量词“个”在唐代前后的发展》，此后陆续发表了十来篇力作，主要有《唐代诗文小说中名量词的运用》《隋唐五代的动量词》《试论“人”的量词属性》《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问题》等。

绍新先生于 1998 年退休，但学术是一种使命，有起点而无终点，

路曼曼其修远兮！她自嘲“隋唐五代量词研究”为“烂尾楼”工程，今天，这座“楼”终于要竣工了，在我看来，这是一座“精品楼”。历史语言学研究，材料最为重要，积累材料也最费工夫。这部《隋唐五代量词研究》非常重视材料工作，使用的材料有如下七类：一、敦煌吐鲁番文书；二、佛教典籍与释家语录；三、唐五代诗词；四、与本期相关的史书；五、经典注疏；六、小说、文集；七、碑帖及医药等方术类书籍。先生十分重视版本问题，如《大唐西域记》，原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本，后发现2000年中华书局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是季羨林等先生所作，当即决定替换，以致现在核查例句页码时仍遇不少麻烦。她也非常重视考古发现等新材料。2007年到西安参加学术会议，在参观扶风法门寺时发现《法门寺志》内有地宫出土的唐碑，碑文中有一类是供养真身的“衣物账”，量词颇多，且有多种量词连用现象，为其他语料所罕见。她如获至宝，这些材料也确使她的研究增色不少。

语言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对语言材料做充分的观察、描写，这是最显功力的。《隋唐五代量词研究》在这方面用功最勤，特色也最为突出。这部著作就像是一部隋唐五代的量词词典，详细地描写了各种量词的用法。比如个体量词，用24节的篇幅描写了量动物、植物、人、佛像及神鬼画像、衣物、诗文、事件、物之层次等用法；再如集合量词，用7节篇幅描写了量成双成对的人或物、聚集之物、配套之物等用法；还有对于通用量词“枚”和“个”、不定量词“些”和“点”、计量单位词、临时量词、动量词的描写也都做得十分精细。如“只”，作者指出它可以“量鸟类、量成对事物中的一个、量箭矢等细长坚硬之物、量舟

船及瓶罐等容器”；并指出“只”在唐五代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称量兽类等，且那时已经与现代汉语的用法差不多了。

此书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隋唐五代时期量词的一些特殊用法，如对指量结构、量词独用及其前“一”的省略、量词重叠、量词兼类、量词的换用与连用、数量词加词缀等的描写与解释，包括对“车辆、马匹、棋局、人口、花朵”等“名+量”双音节词语的分析，都很见功力。绍新先生是位诗性学者，她对唐诗中的量词用法观察尤细，全书的最后一节《唐诗中的非典型数量名结构》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量词在唐诗里的修辞作用，别具一格，很有启发。

理论不是空洞的，它常常蕴含在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中，蕴含在对某些观念的处理中。绍新先生的这部著作，兴趣不在理论上，但是细心的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作者的理论思考；认真的读者，可以从中得到理论的启示。比如，她认为研究量词要用汉语的视角，应把量词看作量词，而不看作“分类词”。这一观点既有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也有对类型学中流行的量词观点的取舍。再如，关于汉语量词何时进入成熟期，牵涉到对量词一系列本质属性的认识。不少学者认为，汉语的量词虽然产生很早，但是到魏晋南北朝才渐趋成熟。本书同意这种看法，并为之补充了四大论据：一、量词数量大增，现代通用量词中有三分之一强已在当时产生；二、量词种类基本齐备，个体量词已成为量词主体；三、操汉语人群的“量词语感”已经建立起来；四、“数量名”语序已经确立。这四大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

随着年龄增长，我更加留意老年人的思维、语言及生活习惯。人都会老，都要学着过老年生活。有些老人，离开了土地和工作，便无

所事事，就那样顺其自然地“活着”。有些老人，积极寻求各种增进健康、减缓衰老的方式，看书报看电视甚至发微信，心理上、行为上，依然与社会发展同步，在积极地“活着”。还有些老人，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写作，丰富着自己的学术人生，也扩充着人类的思想库，他们仍在“创造生活”，端的是“老树春深更著花”（顾炎武《又酬傅处士次韵》之二）。

王绍新先生便是一位仍在创造生活的“著花老树”。在退休的十数年里，在身染重病的悠悠岁月里，她以顽强的毅力，著就了《隋唐五代量词研究》。其前，曾有刘世儒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而至王氏此著出版，魏晋至唐五代 740 年的量词使用状况，就算是基本清楚了。

祝愿王绍新先生康乐长寿！敬佩她“老树春深更著花”！

李宇明

2017 年端午节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什么是量词	1
第二节	汉语量词的产生及其在隋唐之前的发展概貌	13
第三节	本书写作宗旨及主要内容	30
第四节	本书所用语言材料的说明及凡例	33
第二章	个体量词	39
第一节	量动物	39
第二节	量植物	66
第三节	量人	106
第四节	量佛像及神鬼画像	141
第五节	量衣着、铺盖之物	153
第六节	量食品药品	165
第七节	量建筑物及建筑结构	176
第八节	量车船	199
第九节	量文具、乐器、农具及其他什物	206
第十节	量书籍、信函、文件等	228
第十一节	量诗文	246
第十二节	量歌曲及游艺节目	269
第十三节	量泉	279
第十四节	量月亮	280

第十五节	量火	286
第十六节	量细小之物	292
第十七节	量丝及其他细长之物	294
第十八节	量长条形物	301
第十九节	量球形、圆形及粒状物	315
第二十节	量块状物	335
第二十一节	量事件及多种事物	344
第二十二节	量物之层次	359
第二十三节	量整体中的部分	366
第二十四节	一组兼具名量与动量功能的特殊量词	393
第三章	集合量词	408
第一节	量成双成对的人或物	408
第二节	量人群	417
第三节	量聚集之物或人	441
第四节	量成束之物	453
第五节	量排列、贯穿之物	461
第六节	量配套之物	469
第七节	量分类别、等级之物	477
第四章	通用量词	505
第一节	枚	505
第二节	个(個、箇)	514
第五章	计量单位词	550
第一节	非标准计量单位词	550

	第二节 标准计量单位词 .....	560
	第三节 货币单位词 .....	592
第六章	临时量词 .....	603
	第一节 器物名做临时量词 .....	603
	第二节 建筑物名等做临时量词 .....	633
	第三节 景物名做临时量词 .....	637
	第四节 人体器官、服饰名做临时量词 .....	647
第七章	不定量词 .....	649
	第一节 些 .....	649
	第二节 点 .....	655
第八章	动量词 .....	656
	第一节 隋唐之前原有的专用动量词 .....	659
	第二节 本期新生的专用动量词 .....	721
	第三节 借用动量词 .....	745
	第四节 本期动量词的新发展 .....	756
第九章	本期量词的一些特点 .....	758
	第一节 本期新生的个体与集合量词 .....	758
	第二节 指量结构 .....	760
	第三节 量词独用及其前“一”的省略 .....	778
	第四节 本期表总称的“名+量”结构 .....	789
	第五节 量词重叠 .....	798
	第六节 量词兼类 .....	811
	第七节 量词的换用与连用 .....	816

第八节 数量词加词缀与复音量词 .....	824
第九节 诗歌中的“非典型数量名结构” ——兼谈量词的修辞作用 .....	836
引用书目及简称 .....	853
主要参考文献 .....	856
量词索引 .....	865
后记 .....	872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什么是量词

研究汉语量词的断代史，首先需弄清什么是量词。（在这里谈的是名量词，动量词详见第八章）吕叔湘先生（1979：42）说：“量词和数词也许是词类中问题最少的两类。”确实，与现代汉语里动词与介词、形容词与副词等词类彼此纠结难分的情形相比，量词界限清晰，句法功能明确，不易跟其他词类相混<sup>①</sup>。但另一方面，如果谈到汉语量词的本质属性和主要功能是什么？包括哪些种类？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

关于量词的范围、性质和作用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只有个体量词才是量词，作用是表示事物的种类、性质，应该把它和计量单位词（或称度量衡单位名词、度量词等）乃至集合量词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种意见认为量词的主要作用是计量表示人或事物的单位，其他作用（如有时具修辞色彩、跟所量名词的特征有某些关联等）是次要的、后起的；量词包括个体、集合及通用量词，也包括计量单位词、货币单位量词、临时量词、不定量词等，虽然各个小类产生有先后，

---

<sup>①</sup> 吕先生是从每个单词归类的角度而言。至于个体量词是否具有名词性特征，有无“轻名词”一类，则是现代汉语量词语法特征问题，另当别论。（见董秀芳 2013；安丰存、程工 2011）

性质也有差异，但它们都属于统一的量词系统，共同点是主要的。

第一种意见的产生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除汉藏系语言外，世界多种语言虽都有计量单位词，也有取自容器名之类的临时量词，但是基本没有个体量词。所以从这些语言的视角观察，汉语的个体量词显得很特别：对计量而言它似乎是多余的东西，不像度量衡单位那样可表精确的数量；它又是丰富多彩的，带有某种形象性，因之被判定为完全不同的词类。较早的例如日本人宫胁贤之助，认为“连结于数词之后表示事物种类性质的那种词叫作陪伴词”<sup>①</sup>。20世纪中后期兴起了跨语言研究的语言类型学，有人更把汉语量词纳入了“分类词”系统，称之为“数—分类词”。如 Tai.J.H 认为“量词将某类名词的明显概念特色显示出来……这些特色永远与这类名词所指定的东西结合着。而 MW（引者按：即 measure word，指计量单位词，或称单位词）并不作分类，但是把一个名词所指的的东西的量显示出来”。<sup>②</sup>张赫出版于2012年的《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一书虽然沿用了“名量词”的术语，但她所指的外延只包括个体量词，并认为其实质即类型学所称的“分类词”。与此相类的说法是“量词的功能就是范畴化”（宗守云2014）。法国学者贝罗贝（1998：99）也著文强调必须严格区分量词（classifier，CL）及单位词，不过他承认“很可能量词的主要功能是量化，次要功能是指出性质或分类”。在这一点上，他与第一种意见有区别。

---

① 见《北京官话支那语法》，日本大正八年（1919）出版，转引自黎锦熙、刘世儒（1978）。

② 转引自贝罗贝（1998）。

前辈学者刘世儒先生(1965:5)也曾持这类看法,他把通常所说的个体量词称为“陪伴词”,说“这是纯然的语法范畴,同实际称量的数量没有关系”。但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sup>①</sup>此外还有一些有趣的说法,如 Erbaugh.M 认为:“汉语中同音词的不断增多触发了量词的需要。量词标记的作用是给予中心名词双重标记,通过给中心名词分类增加它的信息量,从而与其他同音词区分开来。”<sup>②</sup>

不少学者持第二种意见。当然,“量词”的定名也是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的,早期的语法著作对于它能否独立于名词另成一类也有不同看法,并曾使用过多种不同名称。举其要者:《马氏文通》用“别称”(属于“肖事物之形”的“静字”,是其中用于“言数”的“滋静”一类),张世禄《因文法问题谈到文言白话的分界》<sup>③</sup>用“数量词”或“陪伴词”,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用“单位名词”(归为名词的一个小类),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用“单位指称”(简称“单位词”),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以“数位词”“次数词”分别指名量词和动量词,又以“范词”指名量词里的个体量词,等等。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

---

① 黎锦熙在《论现代汉语中的量词》(1978)一书的《后记》中说,刘在距当时十年前所写的《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一书里说过陪伴词作用只在陪伴名物,不核算分量等,“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的,应该加以修订”。该书系黎、刘二人合作,《后记》虽标明“黎锦熙校补后记”,但应能代表刘的观点。

② 转引自金福芬、陈国华(2002)。也有个别中国学者持相同看法,如郭绍虞(1979)认为:“量词之起,可能由于汉语同音词太多的关系。如果用了量词,就分得清楚了。”举的例子是“一本书”和“一棵树”,“三件事”和“三个字”,然而“书”和“树”、“事”和“字”本不同音,此说随意性太强,实在缺少根据。

③ 收入《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商务印书馆,1987年。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后增订为丁声树等著《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将“量词”正式列为一个词类。此后曾用过其他名称的学者都采用了“量词”之说,如王力为《汉语知识讲话》丛书所写的《词类》一书、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他们也都承认量词主要就是表数量的单位名称,至此这些大家的意见遂趋于一致。<sup>①</sup>

关于量词的分类,中国各种权威的语法著作虽略有区别,称说也不尽相同,但都承认包括计量单位词在内的各种量词具有共同的语法性质。身居海外又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中将量词分为9类,第一类是个体量词,考虑到它有一定的表类功能,故又称之为“类词”,似乎与 classifier 相应,但他仍将其他小类(如集合量词、临时量词、标准量词即计量单位词等)与之并列,共同归入量词的大类,说明他认为它们的共性是主要的。

我们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各类量词的基本功能是用于计数称量,这个认识对操汉语的人群来说是没有疑问、古今皆然的。古人虽不具备现代语法学的观念,没有使用“量词”之称,但他们在叙述时也能说明其作用,在语言实践中能正确地归类和使用。黎锦熙先生在《新著国语文法》中首创“量词”之名,就是着重在“量”字,他后来又申明这是在“唐代各家经注中的说法里提出来的”<sup>②</sup>。其实早在东汉,郑玄为《礼记·檀

<sup>①</sup> 也有个别不同的声音,如1973年陈望道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力主“单位词”之称,言辞激烈,难称有理有据,另当别论。

<sup>②</sup> 见黎锦熙、刘世儒(1978:14)。



弓》“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之句作注，就指出：“个，谓所包遣奠牲体之数也。”晋郭璞为《方言》“箇，枚也”作注，也说“谓枚数也”。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为“识其枚数”（襄公二十一年）一句作疏说：“今人数物犹云一枚、二枚也。”<sup>①</sup>清王念孙说：“《仪礼》‘俎释三个’郑注云‘个，犹枚也’，今俗言物数有若干个者，此读然。”（《广雅疏证》卷五）可见，关于“枚、个”这样的通用量词，历代注家一致认为的是用以计数的。有时，诗人解释自己的诗作时也会涉及同类的内容，如柳宗元《游黄溪记》诗“有鱼数百尾”句后自注：“楚越之人数鱼以尾不以头。”在语言实践中，古人还常用一种“×数”的格式，在“×”的位置上出现的往往是量词，如《后汉书·西域传·车师》：“于是……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唐五代至宋初诗文中“量词+数”之例如：

（1）相公问：“汝念得多小（少）卷数？”远公对曰：“贱奴念得一部十二卷……”（敦校 259）

（2）远法师问：“据何知菩提达摩在西国为第八代？”答：“据《禅经序》中具明西国代数。”（神会语录，近代 57）

（3）嫌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白居易诗，《全唐诗》4705）<sup>②</sup>

（4）昨以拙诗十首寄西川杜相公，相公亦以新作十首惠然报

① 孔疏还指明，在《左传》中“传云以枚数阖，枚谓马挝，以马枚数门扇之板……”，就是说，在先秦时，“枚”是具体的，指用来计数的小棍棍。而到了唐代，“今人数物，犹云一枚二枚也”，则这个“枚”已成为量词了。（见《十三经注疏》1972页）

② 本书下文选自《全唐诗》的例句均直接注明页数，不再出现“全唐诗”字样。